



特朗普將關稅「武器化」威脅不了中國

議事論事
卓偉

美國政府以芬太尼等問題為由對中國輸美產品加徵10%關稅。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表示，美方單邊加徵關稅的做法嚴重違反世貿組織規則，不僅無益於解決自身問題，也對中美正常經貿合作造成破壞。對於美方的錯誤做法，中方將向世貿組織提起訴訟，並將採取相應反制措施堅定維護自身權益。美國也同步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徵25%關稅，兩國都表示會採取反制措施。

欲加之「稅」何患無辭

特朗普以芬太尼毒品流入美國為由開徵關稅，不過是欲加之「稅」，何患無辭。不少國家都面對芬太尼毒品禍害，但打擊毒品靠的是執法，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如美國般，會以關稅來處理毒品問題，如此荒謬的理由說明特朗普不過是借題發揮，核心是要將關稅武器化、籌碼化，真正目的是以關稅來威脅其他國家就範，要完全服從美國利益，要賣企業就賣企業，要賣國土就賣國土，要對美國俯首稱臣，否則

就會予以額外關稅，這就是「特式關稅」的強盜邏輯。當中並沒有正道、道理可言，只有強權與霸道，應對之法就是堅決反擊。中國不是加拿大、墨西哥般「天堂太遠，美國太近」，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有巨大的市場，在創新科技上發展迅速，有大量的政策工具，有各種反制措施，這也是特朗普一直表面上對中國「留有餘地」的原因，因為他知道中國不是加拿大和墨西哥，不是可以予取予攜，肆意恐嚇，美國需要中國，所以只能採取這種施壓恐嚇手段，以獲取更多利益。

中國期望與美國保持合作關係，但也不會怕美國的打壓，拜登政府不斷打壓中國創科，結果催生了DeepSeek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衝擊美企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獨霸地位，令美國朝野張皇失措。特朗普繼續舞動關稅大棒，只會繼續倒逼中國實現更高水平開放，推動更高質量發展，特朗普的作為不但不能令美國再次偉大，只會加速美國的衰落。

其實，美國加徵關稅，最受傷的不是中國，而是加拿大，作為美國最堅定的盟

邦，竟然被美國橫插一刀，而原因竟然是芬太尼毒品和非法難民通過加拿大和墨西哥邊境進入美國，美國自身邊境管理不力卻歸咎盟友並施以大棒，充分暴露美國的霸道。加拿大過去一直緊跟美國，為美國的戰略服務鞍前馬後，卻落得今日田地，怯懦如特魯多也隨即宣布對價值1550億加元的美國進口商品加徵25%的關稅。

這說明連美國最密切的盟友，都明白在特朗普2.0之下，委曲、妥協、投降不會得到特朗普的「憐憫」，只有敢於反擊，敢於與特朗普叫板，才可以令美國有所顧忌。當然，特朗普對他國加徵關稅的行徑在道理、法理上都毫無根據，嚴重違反世貿組織規則，是對全球正常貿易的破壞。各國理所當然要作出反制，中方亦已向世貿組織提起訴訟，相信將有更多反制措施出台，「特式關稅」以為可以予取予攜不過是一廂情願。

「特式關稅」最大問題，是將關稅武器化籌碼化。自由貿易是全球近幾十年繁榮的根本，通過降低以至消除各國貿易壁壘，從而發揮各國生產的比較優勢，令全

球資源得到更好的善用，促進各國的經濟發展，這已經成為經濟學的定律。如果不斷加徵關稅可以令美國更加偉大，令世界經濟更健康發展，這是對經濟學的背離，這種經濟觀如果成立，全世界的經濟學都可以丟棄。所以，中國一直強調貿易戰沒有贏家。

特朗普的「關稅經濟學」根本不是為了經濟，而是作為政治籌碼和工具，利用美國的經濟霸權，以關稅作武器脅迫他國，要求其服從於美國的戰略和利益。過去幾十年，美國主要是依靠軍事力量脅迫他國，而特朗普不過是以關稅取代軍事，在全球收縮軍事力量的同時，改以關稅作為脅迫他國的武器，這就是「特式關稅」的本質。

中國有足夠手段反制美國

對於特朗普再徵關稅，中方有軟硬兩手，軟的一手仍然希望美方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原則，共同推動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可持續發展。硬的一手是對特朗普的威脅不就範，向世貿組織提起訴訟，並會採取相應反制措施。中美貿

易的體量，與加拿大墨西哥不可同日而語，特朗普或者對加拿大的反制無感，但對於中國的反制不可能不受影響，而關稅的壓力最終很大程度也會傳導到美國民眾身上，加劇美國國內的民生問題，特朗普將重蹈拜登覆轍。

面對特朗普將關稅政治化籌碼化，中國應對之法是堅定不移推動高質量發展，繼續推動高水平開放，美國愈封閉，中國愈開放，香港作為國家的「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更要有大局思維，更積極融入國家改革開放大局，助力國家高水平開放平台建設，通過改革創新、以變促新，貢獻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以發展應對各種不確定性。

不過，特朗普濫徵關稅也不是完全沒有好處，至少可「推動」中國不斷自力更生，壯大內需，提升發展質量，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說過：「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麼？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在中美博弈白熱化的今天，這句話仍然有現實意義。

資深評論員

合理優化急症室收費

新聞背後
梅若林

香港公立醫院長期面對巨大壓力，其中急症室的使用效率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一些相關的衍生問題亦應是時候作出檢討。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早前已經表示，醫療資源配置是「一盤棋」，當局有必要檢討急症室收費，以確保公共醫療資源用得其所，集中資源照顧真正有緊急需要的病人之餘，也是保障納稅人的金錢用得其所。

現時公眾對公立醫院急症室較為關注的問題，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收費，二是藥物轉售。先說收費，現時公立醫院收費已經7年沒有作出調整，急症室收費基本上是無視分級，一概以每次180元計算，政府補貼率達到97%。跟大多數收費至少300元的私人診所比較，急症室費用幾乎是其一半，因此光從支出角度考慮，不少人都會選擇到急症室看病。

設「分級制」照顧不同患者

但問題是，這樣的結果少不免導致濫用急症室行為的出現。比如據醫務衛生局去年的統計，過去10年，第四類別及第五類別個案，即「次緊急」和「非緊急」的佔比一直多達55%至65%，無可避免佔用了治理「危殆」、「危急」、「緊急」個案的急症室資源。

而且公院急症室除了緊急治療外，還涵蓋了化驗和檢查等服務。說白一點，就是現時急症室收費太低，但服務包括了太多東西。如果只是單純地劃一調高收費，未必能製造出足夠誘因，讓市民選擇到其他地方求診；又比如不少基層市民長期使用公立醫院服務，其收費可能本身就略免，加上公立醫院普通科門診也長期爆滿，即使加價也未必能影響他們的求診習慣。因此在檢討收費的同時，政府也必須顧及一些配套上的考慮。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曾表示，會考慮將急症室按病人或傷者的緊急程度進行劃分收費，例如「次緊急」、「非緊急」的病人，便把收費調高；而「緊急」至「危殆」的病人，便按現時相近的標準調低

收費，甚至是免費。相關建議其實可更進一步，在分級程度較低的病人身上，可以最多只會提供最低限度的治理，而不設化驗或深入檢查服務，又或者政府可以索性將這類個案轉介到其他門診。

早前政府公布的《基層醫療健康藍圖》，提出在慢性疾病治理上與醫管局制定雙向轉介機制。但現時大多個案都是由家庭醫生轉介至公立醫院專科門診，有關計劃可否擴大至慢性疾病以外的更多範疇，甚至增加由公院轉介至私人診所的途徑？

第二個是藥物轉售問題。現時由於公院門診覆診間隔時間長，醫生往往會處方大量如「撲熱息痛」等藥物，每次配發期最長為4星期。先不說取藥本身成本極低，但一些本身屬輕症的個案，處方長達數星期的藥物未必最合理，病人未必吃得完之餘，過量服用也會構成風險，並衍生出更多問題。

去年有一名孕婦在網上購物平台上購買藥物，收貨後竟發現藥物貼有公立醫院處方標籤，甚至還印有病人名字；也有其他消費者透露，在網購時收到一瓶貼上公院藥物標籤的藥物，懷疑有人轉售公院藥物圖利。

將醫管局以公帑低價購入的藥物轉售圖利，對病人、對納稅人都是不能接受的事。政府至少應該降低藥物的最長配發期，又或者調高取藥費用，讓轉售者無法簡單獲利。

除此以外，現行部分藥物定義屬於「非藥物」，本身沒有銷售監管，這也造成了部分人可以接近零風險地貪取小便宜。對於法例上的漏洞，當局和立法會有責任作出堵塞，同時政府也要加強對這些網店的規管，例如要求店方確保貨品經合法途徑取得，才能予以在平台出售。

急症室顧名思義，主要的工作應該要為「急症」，亦即為有緊急需要的病人或傷者服務，但在現時的境況下，急症室卻變得與一般門診沒有兩樣。長此下去，公院壓力只會增無減，也會令香港醫療服務的質素每況愈下。而且考慮到政府的支出問題，調高急症室收費，其實未嘗不是確保醫療資源能更有針對性地協助更多有需要的病人。

旅遊業應堅持特色 避免陷入同質化競爭

青評後浪
黃子毅

踏入乙巳蛇年，春節是中國重要的傳統節日，不少出外拚搏的國人同胞，一年就靠春節假期回鄉省親，亦有部分家庭趁長假而出外旅遊，造就了每年中國春運這個世界奇觀。

旅遊業是香港經濟支柱之一。客觀而言，自去年中央政府增加更多內地城市赴港澳自由行政以及恢復深圳「一簽多行」後，香港的地鐵車廂以及旅遊區的行人道的確多了內地遊客的身影。以春節為例，單計算剛過去的廿九至大年初三，就有逾68萬人次旅客入境本港，當中逾8成是內地旅客。再翻開網上酒店預訂平台，粵港澳大灣區內的香港、澳門、珠海以及廣州的房間價格均較平日有較大幅度的飆升，反映這幾個熱門城市的酒店房間在春節期間存在高需求，亦反映香港在國人心目中，仍是粵港澳大灣區內的熱門旅遊地。

為慶祝春節，香港特區政府如往常一樣在各區布置節慶裝飾，亦與各界籌辦了不少新春節慶節目，包括新春匯演暨花車巡遊、維港大型煙花活動、新春賽馬日、足球賀歲杯等。不但增加節日氣氛，相信亦為旅客提供熱門景點外的應節活動選擇。這些有特色又有一定規模的盛事，對海內和海外旅客都有吸引力。但坦白講，粵港澳大灣區內幾個熱門旅遊城市同處嶺南，語言、飲食和文化相通。如何避免陷入同質化競爭以及突出自己賣點，是政府和業界的重要工作內容。

夏寶龍主任早前提出「無處不旅遊」概念，鼓勵香港充分發掘旅遊資源，推動高質素旅遊。據筆者理解，「無處不旅遊」不一定代表以量取勝和盲目要求增加景點。以最近很多人提倡的「熊貓經濟」為例，本港有兩隻新生熊貓，加大國寶熊貓的旅遊宣傳，是順勢而為，有助對海外旅客說好中國香港故事，以及吸引外國旅客購買相關的周邊和伴手禮。但另一邊廂，內地不少城市都有熊貓，廣州更設有超大型的動物主題樂園。而香港一半以上旅客來自內地包括灣區城市，雖然目前香港多區都布置了熊貓打卡點，但相關支出能否推動內地旅客加大消費，值得各界思考。

就避免同質化競爭，舉兩個簡單例子。例子一，華洋共處。今年春節假期，逾九千名旅客慕名前往沙田馬場體驗賀歲馬，一來內地沒有，而且近年澳門馬會也宣布閉關了，賽馬變成香港專屬特色，而且規模在亞洲內也數一數二；二來旅客可以行大運，趁機「玩兩手」並祈求發個新年財；三來香港馬會很懂得應節搞氣氛，場內做了巨型賀年布置，安排典禮和財神拜年，亦有知名歌星演唱。今年賀歲馬融合中華文化和賽馬競技元素，入場人數能創新高，是有原因的。這些特色沒有理由不堅持和放大。

例子二，美食。食物是旅程的重要記憶點，港人經常外遊，動機除了買，就是食。香港與廣東其他城市一樣，有悠久的粵菜和早茶文化，亦有因自身時代發展而出現的茶餐廳文化，近年茶餐廳飲食更輻射到內地以及在海外開業。飲食亦可以是地理標誌和集體的知識產權，例如杭州的西湖龍井、福建的沙縣小吃、蘭州的牛肉麵。可見，茶餐廳作為源於本港的飲食文化，某程度而言，是屬於香港的文化標誌。

對不少旅客而言，來香港旅遊不吃茶餐廳猶如沒有來過香港一樣。同時，飲食業的關鍵一直是「好食好味價錢合理」。回到本港旅遊區，個別餐廳的味道有時見仁見智。在香港長大的，亦見過過飲食業的加價浪潮，由不須收費，到方包烘烤和凍飲都要收費；網紅小店要「低消」；掃二維碼點餐，仍收加一服務費。隨着市民熱衷北上消費，本地飲食業現正求變。筆者樂見有食肆主動取消加一，有的取消限時規定。個別不合理的，是時候隨着市場變化而調整，去蕪存菁。事實上，茶餐廳作為源於本港的飲食文化，政府可考慮參考沙縣和蘭州政府的做法，為茶餐廳的食物種類、質素和價錢設下指導標準，有助維持水平和進一步確立屬於本港的獨特飲食文化。

簡單而言，突出本港特色，不止為了創造其具獨特性的旅遊價值，也是避免陷入與灣區鄰近城市同質化競爭，有助本港旅遊業旺丁旺財。筆者留意到新任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在春節期間主動多番視察，蛇年蛻變，香港旅遊業是時候更進取，以適應新時代的需要了。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

美政府肆意報復媒體 美式「新聞自由」成笑話

銳評
范理雲

特朗普政府上任後，展開各種報復行動。繼日前撤銷前任國防部長的安保後，上月底，美國4間媒體被趕離五角大樓的「媒體辦公區」。官方給出的理由是「媒體輪換計劃」，但真正原因卻是，上述媒體都曾得罪過特朗普及其閣員。顯而易見，在美國當局眼中，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新聞自由」，有的只是黨爭伐異之下的殘酷權鬥，以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權本質。這樣的「民主燈塔」，還有臉來攻擊其他國家？那個被美國培養多年的「無國界記者」，是否應該站出來「唱」幾句？

1月底，美國國防部向美國新聞協會發出所謂的「備忘錄」，聲稱在五角大樓有專用媒體空間「機會實貴」，為體現「公平公正」，於是啟動「媒體年度輪換計劃」，從電視、紙媒、廣播和網絡新聞中各選擇一個進行輪換，讓那些從沒機會的媒體也能獲得公平。在該計劃下，紐約時報、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政治新聞網（Politico），這4家媒體「被

輪換」掉了。如果僅僅只是「輪換」也就罷了，但問題卻在於，以何種準則「輪換」？為何偏偏是這4間媒體？為何是另外4間媒體被看中？

其實，準則只有一個，這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被輪換」了的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日前在聲明中怒稱：「我們對此感到失望，獨立辦公區我們已經使用了幾十年。」NBC並指出，當局這個決定為媒體收集和報道符合公共利益新聞的能力帶來重大障礙。

NBC的憤怒並非沒有原因，因為他們深知，這和什麼「體現公平公正」根本沒有關係，而是新任國防部長皮特·海格塞斯的瘋狂報復。今年1月24日，美國參議院以51票對50票通過海格塞斯的任命。如此票數，在共和黨掌控的國會下，顯得極其突兀。而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原因是海格塞斯自身擁有太多的「黑料」，且被媒體曝光，而曝光的不是別人，正是

NBC。在NBC報道中，海格塞斯長期酗酒，甚至要「被抬出會議現場」。其前同事也稱，此人「酗酒且喜歡熬夜」，對一起工作的同事「造成了極大壓力」。更大的醜聞還在於，報道揭露2017年一項警方的調查紀錄顯示，海格塞斯有對女性實施性侵犯的指控，其第二任妻子擔心與他在一起會受到安全威脅等等。

一個長期酗酒、有性侵犯女性前科的人，「差一點」當不上國防部長，報復揭露其醜聞的媒體，這就是事實真相。

另一間「被輪換」的是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NPR並非私人機構，資金來源於政府撥款、企業贊助和聽眾捐款，立場相對客觀。但其「死因」並非「中立」，而是因為「揭了特朗普的瘡疤」。事緣去年8月，特朗普與哈里斯進行辯論後，NPR逐字逐句對特朗普的話進行了「事實核查」，並指責「特朗普說謊」。可想而知特朗普內心有多氣，於是在1月29日上任後，以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新任主席的名義，對NPR展開調查，稱他們可能播放了「商業廣告而違反了美國法律」。

如果最終「坐實」，NPR真正「死期來臨」。

上述4間媒體「死因」一致，而獲優待的4間媒體，則同樣有一個共通點：支持特朗普。例如，「一個美國新聞網」（OANN）和「布賴特巴特新聞網」都屬於右翼媒體，一直以親特朗普而出名；「紐約郵報」屬於梅鐸的新聞集團，2020年10月曾報道過拜登兒子亨特安排烏克蘭某公司高管與老拜登會面的新聞，對共和黨的選情有重大幫助。

一切服務於政治和資本利益

由上可見，在美國當局眼中，根本不存在什麼一致的「新聞自由」，國家機器不過是權力鬥爭的工具，「新聞自由」也自然成了打擊異己、披發親信的藉口。正如前有評論指出，五角大樓的「媒體輪換計劃」，恰好寫就了美國「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黑色註腳——當維護美國「正確的價值觀」需要靠消弭不同聲音來實現時，美國的新聞媒體不過是權力和霸權的傳聲筒，那就不要再把自己包裝成「言論自由」的祖師爺了。

或許有人會說：這只是特朗普的問題，不代表美國民主黨，而美國媒體依然有巨大的權力去「爆料」，比其他地區好多了，證明美國擁有廣闊的新聞自由。持這種觀點的人，要麼是天真得可愛、被洗腦而不自知，要麼是刻意的混淆視聽。在拜登年代，就曾辱罵過支持特朗普的媒體霍士新聞記者，「真是個愚蠢的八婆兒子。」（What a stupid son of a bitch）。黨同伐異，美國一直如此。而諸如CNN等主流媒體，在面對加沙人道災難時，選擇什麼立場，已是人所共知。什麼「新聞自由」，不過是幕後資本操控的「自由」。他們所謂的「爆料」，本質上是要服務政治利益，NBC揭醜海格塞斯，不過是服務於民主黨的需要而已。

如此美國、如此「新聞自由」，還有任何所謂的「道德優越性」可言嗎？當美國政客打着維護「新聞自由」的旗號，叫囂制裁香港法官、制裁香港，以求撈走黎智英時，他們不知道的是，美國已經成了「新聞自由」的反面教材，而黎智英同樣不知道的是，他自己不過是政客討價還價的工具而已。